

【教育学 心理学研究】

教育关注儿童可能生活

闫春梅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生活对教育来说具有根源性、本体性的意义——教育源于生活,教育即生活,且为了生活。儿童在生活之初走进教育,在教育中开始一种特殊生活。教育既要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又要关注儿童的未来生活,更要关注儿童的可能生活。

关键词:教育;儿童教育;生活;现实生活;未来生活;可能生活;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2-0106-04

人一刻也无法脱离生活,一个生命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步上了他的生活之旅,其间经历生长、成熟诸过程,一直到死亡才算到达终点站。在这个过程中,谋求生活的幸福是人们一切活动的旨归,教育作为人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当然不能例外,它时刻关注着人们的生活。生活与教育作为两个交叉而又融合的系统,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教育与生活关系的理论探源

从历史上来看,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教育家所关注的焦点。永恒主义认为教育不是生活的复本,而是生活的准备,教育所培养的人的使命不仅仅在于适应现实的环境,还在于改变现实的环境,去实现一种幸福美好的社会生活。存在主义教育家则认为教育必须教会个人像他自己本性要求的那样自发而真诚地生活,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直接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论断。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却认为“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的,就不是教育”^[1]。总之,尽管中西方各教育流派的理论观点各异,但他们都认为教育与生活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生活对教育来说具有根源性、本体性的意义——教育源于生活、教育即生活,且为了生活。教育源于生活是指生活为教育产生提供了需要驱动力;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教育为了生活是指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生活状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 教育源于生活的需要

从教育起源上探究,生活的需要是教育出现的主要动因。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他的《新教育大纲》中曾提到:“教育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2]人类社会初,正是出于维持人类族群的生产生活、增强年轻一代生存能力的需要,人们在上山打猎、下河捕鱼时,会把架设陷阱及投掷鱼叉的本领教给年轻人;在祭祀祖先、庆祝丰收时会把祭祀庆典的礼仪教给年轻人;在分发捕获猎物时会把部落约定俗成的规则教给年轻人……

自教育诞生那一日始,生活的需要还进一步驱使教育要随着生活的流向而变化。考察教育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不同形态的生活对应不同面貌的教育。现代社会的教育,无论是内容方法,还是场所媒体,与原始社会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多么先进的教育活动形式,仍然是出于谋取幸福生活的需要。不管是为工作培养专业技能,还是为兴趣学习文学艺术;不管是在父母师长组织下的学习,还是自觉自愿的主动学习,其驱动力都

收稿日期:2011-10-28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童话精神与儿童审美教育”(2008GG130);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儿童羞耻感教育”(105ZZ76)

作者简介:闫春梅(1976-),女,山东嘉祥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教育基本理论、儿童审美与艺术教育。

源自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2. 教育即生活

从宏观上来讲,社会生活由人们的各项活动组成,也就是说,人们的基本活动都是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教育活动当然也不能例外。从存在方式来看,教育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它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其他活动融合交错,共同镶嵌于社会生活之中。从实现方式来看,教育活动的开展不可能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教育的方方面面,大至教育政策的厘定、教育法律的颁布,小至教育媒体的选择、教育方法的使用,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生活实践。我们要通过生活而教育,凭借生活来教育。教育以生活为载体和手段,脱离生活的教育必然是没有根基的、没有生命力的。

从微观方面看,教育生活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因而教育又可以看成是人的一种生存、生活状态。传统的教育生活往往局限于针对青少年学生实施的学校教育,随着现代人对教育的日益重视以及终身教育思潮的兴起,教育已经脱离了年龄等因素的限制,逐渐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一种生活状态。

3. 教育是为了美好生活

生活是人最普遍的存在状态,可以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教育活动同样不能例外。一定时期的教育往往以培养某种类型的人为目的,但教育培养人的目标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对人的生活状态的提升上。从价值和意义上看,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归根结底是致力于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教育是生活的手段,生活是教育的目的,而不是相反。如果反过来说教育就是生活的终极目的的话,难道我们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追求某种形式的教育吗?显然,这与我们生活的实际不相符合,美好的生活才是我们一切活动的目的。

总之,尽管教育是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的,但在根本上教育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和更好地存在,而不是人的丰富完整的生活就是为了某种教育形式。

二、教育与儿童生活关系的现实透析

教育应该满足生活的需要,应该通过生活进行教育,应该以创造美好生活为价值目的,所以教育应该关注生活。这一导向也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到,但仍然有部分人颠倒了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而在实践层面,教育应该如何关注儿童的生活,应该关注儿童的哪一段生活也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存在许多误区。

1. 误区一:为教育的生活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误区,从根本上倒置教育、生活两者的关系。“教育不去适应生活,反要生活适应教育”^[3]。如前所述,教育的目的原本应该是帮助儿童更好地生活,教育的实施也应该是在儿童生活中自然展开,但是由于儿童身心皆处于未成熟阶段,对成人具有依附性,不得不接受成人的安排。而成人却往往打着为儿童好的幌子干涉教育,完全不在乎儿童的想法,于是教育的价值被无限扩大,肆意凌驾于儿童的生活之上。儿童的生活必须无条件地俯就教育,曲意迎合教育,儿童的生活沦为教育的手段。生活的目的就是为着教育,甚至只是为教育的一个方面——知识的传授,而不是为着教育的全部。本应作为目的的生活异化成了工具,而原本处于工具地位的教育却膨胀成了目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听到孩子这样的抱怨,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教育挤占殆尽,似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受教育而来的。还有的家长,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孩子未来的教育之路。为生活的教育演变成了为教育的生活,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颠倒了,真好似削足适履、买椟还珠。

2. 误区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中国文化中历来有主张先苦后甜的传统,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孟子》中的经典段落:“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像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等古人的勤学故事,像“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歌名句等等,都是反映人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最终成就事业的道理,这种励志的传统文化本身是好的,但是在这种文化渗透下的儿童教育却走向了片面和极端,只看重未来的生活、成年后的生活,如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念普遍认为儿童不可以贪玩,必须苦读,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儿童期是成年期的准备,所以儿童期应该无条件地服务于成年期。玩耍的天性是不好的,因而儿童从小应该向大人看齐。少年期应该进行艰苦磨砺,父母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父母和老师嘴里最常见的话就是“只有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好的工作,才能

有光明的前途”，“好孩子是不贪玩的”等等。孩子的童年痛苦不堪，父母还振振有辞：“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现在苦一点，将来才能幸福。”

3. 误区三：快乐主义的童年

20世纪初开始，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思想传入我国，一直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尊重儿童的兴趣、需要，尊重儿童的权利。这一近现代教育理念是我国教育界应该具有的，但是一部分人却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还有一部分人对此立场一知半解，他们主张要给孩子宽松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过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童年生活，因而对孩子完全放任，不加任何约束，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一切愿望，还美其名曰要给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要进行自然教育。另外，因为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现在中国核心式家庭的广泛出现，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孩子就是小皇帝、小公主，对孩子予取予求，溺爱成性，给孩子铺平所有他要走的道路，从而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只考虑孩子现在的生活快乐与否，对儿童的未来生活不做多想，认为树大自然直，快乐的童年自然会有幸福的未来伴随而来，这是另外一种误区。

三、教育与儿童生活关系的理想追寻

本真状态的教育原本是关注生活的，但现实世界中教育和儿童的生活间却偏离了其应然的关系，要么过分偏重未来，把儿童期当作成人期的准备，要么过分偏重现在，对儿童完全放任。那么教育应该如何恢复到它的本真状态呢？英国学者约翰·怀特在谈到教育目的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仅仅让孩子们现在得到快乐，那么，为什么他们今后的生活就应该抛弃在考虑之外呢？假设强调眼前的快乐可能会使得他们今后失去快乐：为什么现在的快乐应该以牺牲将来作为代价呢？另一种说法也存在同样的武断性，如果说成年时的快乐便是一切，甚至可能要以牺牲现在的快乐为代价，那么，为什么人生后期的生活应该看作比前期生活更为重要呢？避免这一武断性的唯一方法是把一生的各个阶段看作同等重要来加以考虑。”^[4]鉴于此，我们必须重新来考虑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并对教育目的做出新的诠释。

1. 教育要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

儿童只能生活在此时此刻，教育应该关注儿童现实的生活，不要单纯以将来生活的要求规范儿童当下的生活，更不能为了未来的生活而牺牲儿童今天的生活。“长大成就再辉煌，没有童年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人生”^[5]。童年时期如果没有洋娃娃、风筝、皮筋的陪伴，只能是终生的遗憾，是其他事物、其他时间无法弥补的。而现实中屡屡发生的孩子不堪学习压力身心失常的事实也已证明，如果在美好明天到来之前孩子的生活一直是焦虑痛苦的，那么当明天真的到来时，孩子是不是还能享受它是很难说的事情。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6]教育就是儿童当下的主要生活形态，所以教育更多地应为儿童当下的生活服务。因为“硬要天真活泼的儿童依附或屈从各种遥远的渺茫的外加目的，儿童既不理解它，又不喜欢它，这就无异把他们捆绑在对他们毫无实际意义的链条上去折磨他们”^[7]。生活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儿童今天的生活不是预习、实习、演习，他今天就实实在在地生活着，每一时每一刻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无法重来的，所以教育要对儿童当下的生活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关注儿童生活的每一天。“教育应该关怀人的生活。关怀人的生活首先就应该关怀人的当下的生活，关怀此时此刻在此的人之在，教育应当成为此时此刻的个体的可能生活价值完满的一种特殊方式”^[8]。

2. 教育要关注儿童的未来生活

教育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现象，它具有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功能，两者必须协调统一。也就是说，教育在促进个体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为未来的社会培养建设者、好公民。因为儿童具有双重身份——现实人和未来人，他们既生活在现在，还将生活在未来，既是现实社会的公民，还是未来社会的公民，所以我们的教育既要考虑他们当时当下的生活，还要为他们未来的生活着想，除了帮助儿童获得眼前可见的成绩之外，还要帮助儿童适应高一级阶段的教育，更要考虑如何使儿童适应未来社会的生活。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在19世纪中期就提出了教育预备说，主张教育应为未来美好的生活做准备，他说：“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好准备，乃是教育所应完成的功能。”^[9]当然，我们并不是仅仅强调未来生活，而无视儿童现实生活的存在价值。如果仅仅把目光关注于未来生活，教育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失去它的魅力，天性渴望教育的儿童可能就会厌倦、逃避教育。未来生活的价值没有

理由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但是如果矫枉过正,过于强调当下生活的意义,而忽略了未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恐怕人们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

关注儿童的未来生活,并非像当下大多数老师和家长所做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关注儿童的学习成绩,对于儿童来说,未来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儿童是生活中具体的人、现实存在的人、正在生长着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培养儿童较强的生活能力,提升儿童的精神成长,使儿童“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合作”,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生活的挑战。

3. 教育要关注儿童的可能生活

生活有好有坏,教育关注儿童的生活,应致力于使之过好生活。而好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哪一种是我们可以变为现实的呢,你的未来生活和我的未来生活有何区别呢?我们又是凭什么构建未来的生活呢?构建儿童的可能生活是一条重要途径。“可能生活”是现实世界所允许人们进入的生活。可能生活不等于现实生活,也不等于理想生活。因为有些现实生活可能只是人们某些偶然行为所导致,而对于有些理想生活,社会或我们自身又可能不具备将其变成现实生活的条件。所以,唯有可能生活才能把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联系起来。“可能生活可以定义为每个人所意味着去实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相比,可能生活总是合目的的生活,是人们所追求的更有生意义和价值的生活”^[10]。同时它又是现实世界条件允许人们进入的生活。这样可能生活就沟通了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教育要关注儿童可能生活,要明确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内外条件,不断为儿童设立通向美好未来的最近发展区,为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两者的衔接搭建桥梁。

总之,儿童有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权利和需要,教育应该关注儿童的生活。人的生命是一个连续体,教育关注儿童的生活,应针对儿童的生活整体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一局部或某一阶段。“儿童期的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11]。教育关注儿童的生活,从内容来看,包括关注儿童的生命质量、生存状态,生活体验、创造性生产的能力等,而且不论是为现实生活还是为未来生活,教育谋求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即让儿童充分地体验生活、享受生活、创造生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二[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99.
- [2]杨贤江. 新教育大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6-7.
- [3]杨启亮. 为教育的生活和为生活的教育[J]. 江西教育科研,2002(12):8.
- [4]约翰·怀特. 再论教育目的[M]. 李永宏,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43.
- [5]王泉根. 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M]. 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229.
- [6]杜威. 杜威教育论著选[M]. 赵祥麟,王承绪,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
- [7]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
- [8]刘济良. 论“生活世界”视阈中的生命教育[J]. 教育科学,2004,20(4):6-8.
- [9]张焕庭.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419.
- [10]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8.
- [11]周作人. 儿童文学小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Possible Life of Children

Yan Chunmei

(School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Life has basic and intrinsic significance on education.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life. Education is a kind of life in nature and its existence is also for life. Children enter into education from their life, and begin their life in education.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children's present life, future life and possible life as well.

Key words: education; children education; life; real life; future life; possible life